

□ 记者 徐荔

老年人一般都渴望得到家人的关怀，在监狱服刑的老年罪犯尤甚。害怕“刑期比命长”，担心家人放弃自己，是多数老年服刑人员的“心病”，因此他们很珍惜和家人联系的机会。可是，在上海市周浦监狱服刑的老景（化名）却有点不一样，服刑三年多来，他从未和家人联系过，每被问及家人情况，他总是支支吾吾不愿多谈，可见到其他服刑人员与家人联系，他又“羡慕嫉妒恨”。老景的异常让监狱民警警觉，难道老景身上有“不能说的秘密”？

他有什么不能说的秘密？

老景今年 67 岁了，2021 年因为诈骗罪被判有期徒刑 12 年。他在一众服刑人员中其实并不起眼，自从到周浦监狱服刑后，表现相对稳定，除了沉默寡言，并不怎么让民警“操心”。可是今年年初开始，老景却有点“不对劲”了。

“我是一个被抛弃的人”“这样活下去还有什么意思……”周记，是监狱民警了解服刑人员思想动态的渠道之一，老景在周记里的这些话语就引起了民警的注意。

对于老景的情况，监区专门召开了集体分析会。大家认为，像老景这样一个 60 多岁、刑期十几年、身患高血压、糖尿病等多种疾病的服刑人员，在服刑过程中出现消极悲观情绪是比较普遍的。这类服刑人员极易把自己完全隔离封闭起来，在思想上“钻牛角尖”，存在安全风险隐患。要引导老景走上正常的改造之路，必须从心理、家庭因素等多方面入手。于是，主管民警第一时间找老景谈话。

然而，面对民警，老景始终态度消极，回答也是简单的“嗯”“啊”“哦”“是”。当民警询问老景家人的情况时，他更是两眼无光，一副死气沉沉的样子。一番谈话下来，民警肯定，老景有心事。而根据后续的观察，民警发现老景的“心结”应该与家人有关。

“老景像是看不得和家人有关的东西，看到电视剧里一家人团圆的情节就会唉声叹气，情绪明显低落。”老景所在的六监区副监区长周伟说。不仅如此，每次老景看到其他服刑人员收到家人的来信，或是打亲情电话、参加亲情会见，他的情绪都会有明显波动。

从老景的档案记录来看，他有妻子、儿子，凭着以往的工作经验，民警判断“老景家里可能出事了”，于是开始“排查”让老景出现异常的原因，这一查却发现老景自从服刑以来居然一次都没有和家人联系过，这对于服刑人员，尤其是老年服刑人员来说是比较少见的事。老年人一般都渴望家人关怀，老年服刑人员更甚，多数老年服刑人员都很珍惜和家人联系的机会，亲情支持往往是他们服刑改造的精神支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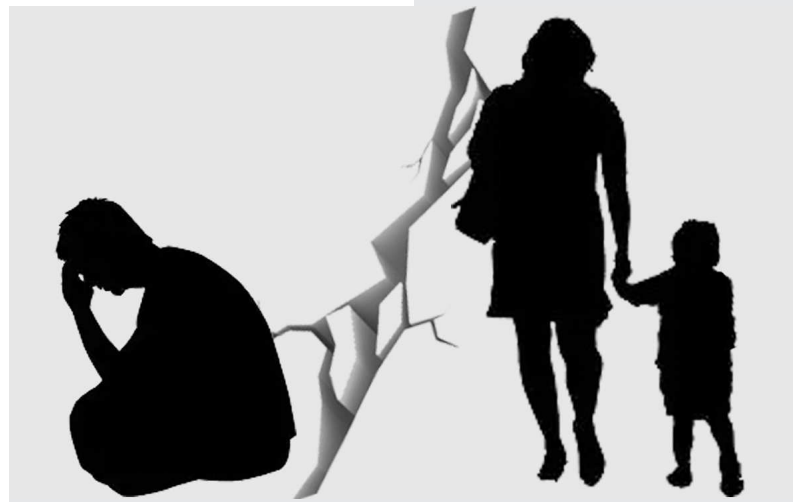
老景为什么不和家人联系？民警又多次和老景个别谈话，但老景始终不愿意多说，谈及过往或是家人就支支吾吾。他的不敞亮让民警

起了疑心，难道老景身上还是有什么“不能说的秘密”？

家里人都“当他死了”

经过了解老景的过往，民警得知，老景以前是个生意人，大多时间和精力都用在了自己的事业上，对家人没那么上心，哪怕有了儿子也依然如此。人到中年，老景的生意开始走下坡路。为了“挽回”失败的局面，老景动起了歪念头。2009 年到 2011 年间，老景虚构公司要开展“有赚头”的项目，以“画大饼”的形式到处拉投资，骗了不少人给他资金支持，涉案金额 200 多万元。

当投资人翘首以盼项目开工时，老景却以种种理由推脱。时间久了，大家怀疑起项目的真实性，纷纷质疑老景，要求他还钱。老景的项目根本子虚乌有，当然无法开展。面对愤怒的投资人，老景选择了一走了之，自此“消失”了近 10 年。



对于自己“失踪”的那段日子，老景并不愿意多谈，只告诉民警自己知道错了，他认罪认罚，一人做事一人当，他会用行动弥补。而老景也的确在服刑后力所能及地用劳动报酬缴纳罚金。

一边是看似良好的认罪态度，一边是执意不肯联系家人。老景的固执让民警有些无可奈何。

“或许可以和老景的家人联系，从他们的角度更全面地了解老景。”“也可以了解一下老景家人对他的态度，看看有没有让亲情成为助力的可能。”监区针对老景的问题进行过多次分析和探讨，一方面安排民警对老景重点关注，另一方面，加强对他的谈心谈话。同时，还安排专人了解老景的家庭和社会关系情况，尽量争取家人和司

如今被家人放弃追悔莫及 当年为躲避债务抛家弃子

老景依然没有出现，于是法院依法宣告老景死亡。”周浦监狱教育改造科民警虞钊告诉记者。

根据我国《民法典》相关规定，自然人下落不明满四年，或因意外事件，下落不明满二年的，利害关系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宣告该自然人死亡。申请人应向法院递交死亡宣告申请书，法院收到死亡宣告申请后，应当发出寻找下落不明人的公告。通常，公告期为一年。在因意外事故下落不明的情况下，经有关机关证明该人不可能生存的，公告期为三个月。公告期满后，仍无下落不明人音讯的，法院作出宣告死亡的判决。

家人与老景失联多年，彼此都不知道对方的情况，老景被警方抓获后也没提供家人的联系方式。信息壁垒、阴差阳错之下，老景“死”了。

“复活”之后的改造路仍漫长

当老景从民警口中得知家人竟然申请宣告他死亡的时候，他感到震惊、愤怒又失落。他恼怒妻儿居然没想着找他，而是“当他死了”。彻底感觉到被家人抛弃的老景痛苦地说：“还不如真的让我死了算了。”

面对这样的老景，监区又一次调整转化方案。监区成立了包括监区领导、主管民警、心理矫治师在内的的工作小组，从不同角度对老景开展工作，稳定他的情绪与心态。

“那段时间我们增加了和他个别谈话的频次，让他不要自暴自弃，换位思考家人为何会这么做，教育他还是得用实际行动获取各方的原谅。也引导他参加书画兴趣小组、学练八段锦，参与刑释人员现身说法活动，听听那些顺利回归的人的心路历程，分散注意力，也找到希望。”周伟说，“我们也告诉他会积极处理这件事。一开始他不是很相信我们，但是后来我们请公职律师为他提供法律援助，还会及时告诉他事情的进展，他才发现我们说的是真的，对我们的态度也渐渐从抗拒、抵触到信任、信服了。”

经过几个月教育引导，老景慢慢想通了，在一次个别谈话时，他告诉民警，“以前自己只顾忙自己的事，对儿子的关心很少，一年也看不到几次。后来骗了钱，也没和家人说一声就跑了，只留下烂摊子给家人。所以他们这么做，也能理解。”周伟记得，老景的语气平静，但掩不住失落。

而在监区民警着重教育引导老景时，监狱教育改造科的民警则为忙着与地方司法部门、法院联系。“老景犯了罪，相关刑罚要严格执行，但对于他的合法权益，还是应该得到保障。”虞钊表示。经过积极沟通与调查取证，今年 7 月，法院作出了撤销对老景死亡宣告的判决。

得知自己“复活”，老景百感交集，平时沉默寡言的他向民警说出了“感谢给了我又一次生命”的话语，还写下了感谢信。

经过此事，民警明显感受到，老景对他们信任度又上了一个台阶，于是，他们抓住契机，为老景制定了进一步的教育改造措施。“在继续做好老景认罪悔罪教育的同时，我们也会注意引导他在希望中改造，并且尝试逐步帮他修复和家人的关系。”周伟表示，毕竟老景年纪不小了，而他的刑期还有一大半，家人对他怨气也未消，他的改造之路仍漫长。

法部门的支持，以期打破老景内心的隔阂和“坚冰”。

今年 3 月，正当民警有条不紊地实施着对老景的改造计划时，一条消息令所有人出乎意料，来自老景户籍所在地司法部门反馈：“老景已经被宣告死亡了。”

针对这个“意外”，监狱立即向驻监检察室等相关的单位部门通报情况，并认真开展核查工作。

通过翻阅档案、走访地方司法部门和法院等多种途径，情况逐渐清晰起来。

“当年老景为了躲避债务不辞而别后，数年间杳无音讯，债主只能向老景的家人不断催讨要钱。老景的家人不堪其扰，忍无可忍之下，老景的儿子向法院提交了宣告老景死亡的申请。2021 年公示期满，下落不明的